



父亲是面旗帜

自懂事起,我爱母亲远远超过了爱父亲。
父亲从不给我买任何东西,也不太关心我、安慰我,更别说是亲吻我、拥抱我。

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我要一样东西,蹲在地上不走。姐姐乖巧过来拉我,我赖着不肯起来。爸爸就铁血一般在旁边冷酷地站着不为所动,直到我乖乖地站起来继续跟他走。从那时起,我再没问他要过东西。

他抠门儿是一绝。在永康老家,市日里遇到便宜的萝卜白菜番薯芋头,他一买就是一大堆,以后的日子里全家就翻来覆去吃这些东西。哪天节省了哪怕一毛钱,他也会欣慰地不停唠叨。年节好不容易杀一头羊,他把羊身上不能吃的肥油也熬成油脂,用报纸包着挂在屋檐下,指着羊油得意地对我说:在荒年,这东西会是宝贝。

为了省钱,父亲买来理发工具,在我头上这块他招之不敢不来的试验田里,玩出了很多花样。我小学时那些诸如南瓜柄、马桶盖、钱塘江老扁等绰号都是拜他所赐。

廉价香烟是父亲唯一的奢侈品。他常常不整支抽,抽了一半就掐灭,随手塞进坐椅边的竹筒里,或搁在桌沿、墙洞昏晃。等到烟瘾犯了,随手一摸就是一个烟屁股,点着之后舒服地抽一口,仿佛又占了大便宜。

儿时很少见父亲闲着,他一天到晚总是不停地忙碌,下班回家也几乎一刻不停。打铁桶、补铁锅、修瓦漏、做木凳、装电表、安水管、漆糟箩。他自己忙也见不得我闲着,总是抓着我干活,倒垃圾、抬水、买煤球、修弹簧。一看见我在贪玩,他就一边干活一边暴突起一只独眼对我吼: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懂不懂啊?

父亲的左眼是在部队工作时失明的,所以他暴眼环睁的样子非常可怕。记得小学快毕业的时候,他给我出题:一箩稻谷,干湿率是百分之七十,出米率是百分之八十,现在有60公斤稻谷,能出米多少公斤?我本来就看见他害怕,心头撞撞如打鼓,根本答不出来。父亲暴跳如雷,拿起课本对着我挥舞叫喊:你怎么这么笨啊?

高中时全国恢复高考,父亲故技重施。记得那次是复习物理的动能与势能,父亲将嘴边的香烟掐灭搁在桌边作欲坠状,指着烟头说:现在烟头还没掉下去,这是势能;掉下去了,就是动能。父亲鼓着眼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可此时童年阴暗的记忆浮上心头,我只剩下恐惧,怎么也理解不了为什么烟头搁在桌边是势能,而掉下去了就变动能。

看我呆呆的样子,父亲又瞪起眼睛开始发火,从此再也没有管过我的学习。也许在父亲眼中,我就是个愚笨至极的窝囊废吧。

1978年第一次高考我没考上,父亲秋后拿回一张招工表格让我填。在他眼里,我大概是朽木不可再雕,还不如进工厂赚工资,这时母亲站出来阻止。其实那年学理科的我,最后一个月才改报考文科,后来离录取分数线也只差五分。我进了复习班开足马力,对再次高考志在必得。

1979年高考我大获全胜,考中永康文科状元。拿到华东师大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下班回家,得知消息立即拿过通知书反复地看。他终于笑了,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在父亲脸上见过这种笑容。那一刻我想哭,因为这一年里之所以起早贪黑这么拼命刻苦,愿望之一就是想听父亲亲口对我说一句:小坚你好棒!你是爸爸的好儿子,你不是窝囊废!

上大学前那天傍晚,我拿着小学时母亲给我买的一块光板球拍对着墙打乒乓球,父亲回来了,他突然对我说:我给你买一块好的乒乓球板吧。我愣在那里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推着自行车出去。眨眼工夫,一块黄色海绵衬底带深蓝色胶粒制皮的乒乓球板交到了我手里。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块乒乓球板一块七毛钱。幼年开始就长期压抑在内心的对父爱的渴望,此刻是那么真实。

1994年前我调到宁波工作,过了六年买房安了家,把父母接到了宁波。父亲还是老样子,旧习不改。我每次回家,去卫生间方便都很不习惯,原因是父亲关掉了抽水闸,旁边放着几个脸盆,里面接满了他们洗脸洗脚剩下的废水。

几年前全家回永康老家过春节,吃早饭时剩下了一只粽子和一只馒头,我正想起身离开,父亲却讨了一次性杯子,将这两样宝贝拿回房间放到窗外冻着。几天后回到宁波,它们又到了父亲的胃里。

每次请父母外出吃饭,父亲总是从家里带去足够的碗盆以便打包。有一年除夕我在酒店订了一桌年夜饭,酒足饭饱之后父亲照例连一点肉汤几根菜脚也全部打扫干净。谁在大年夜里还那么寒碜呢?留点东西在桌上不是年年有余嘛?可我不敢扫父亲的兴。临走时我发现他磨磨蹭蹭留在最后,把酒桌上最后一样好东西,他抽剩下的半支烟屁股从烟缸里捡出来,小心翼翼地塞进了裤兜里。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的节俭贯其一生,那也许是先

民饥饿生活的潜意识折射吧。他不仅活在日子里,更活在他自己的人生哲学里,永远不会改变。我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尊重这一切,成全他内心的盈满和妥帖。

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父亲住了院。那天早上起来,一向硬朗的他忽然有些踉跄,说话嘴里像含了橄榄,口齿含混不清,一度甚至失去了记忆。送医院急诊CT显示脑梗,万幸颅内没有出血。经过及时治疗,父亲很快恢复记忆开始康复。那十几天里我每天两次去医院守着他。他让我回家给他带一个笔记本,拿到后他开始在上面写字。先写了母亲的名字和其他亲人,然后在另一栏里工整地写了一排名字,是这些天来看望和帮助照顾过他的人,有我的好友、同事、亲戚,还有照顾他的护工阿姨。我明白他的心思,他记录下这些是想表达感恩。

我刚结婚时没钱,只买了个110立升的西冷小冰箱。几年后父母平生第一次买冰箱,要把崭新的170立升大冰箱换给我。而我居然腆着脸收下,毫不害臊地从永康运回了丽水。在我独自到宁波打拼,想买房子却因没钱无奈的时候,是他们及时将老家的店面卖了,汇过来几乎交了全款。房市最低谷的时候,这第一桶金异常珍贵。

有些年轻人会嘲笑父辈的省吃俭用,甚至引用消费学理论,证明他们的做法实际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当代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正是父辈们在省吃俭用中悄然打下。他们用一两代人的无言牺牲,为儿孙们开辟了一块数代人受用不尽的肥沃福田。没有父辈的瘦损,何来儿孙的丰润?

父亲也年轻过,他英俊威武相貌堂堂,第三军医大学毕业,是新中国第一代红色军医,服役十七年口碑卓著。他舌下生了蛤蟆肿,为了让学员认识这种病他硬是不去医治,整天掰开嘴给大家看,任凭病灶肿成块。他左视网膜脱落还在病床上蒙着纱布,冒着失明的危险给学员讲课,女学员当场失声痛哭。他文武兼备,会拉二胡、吹口琴,交谊舞姿罕有人匹。他当年篮下过人无人能挡,还曾获得沈阳军区跳高冠军。他至今仍在钻研医学,凭着深厚的医学和药理学知识,他在医生查房时对自己病情的深度医学剖析,让主任医生也翘起大拇指啧啧赞叹。

父亲会英语、俄语、拉丁语,至今最大的爱好还是学习外语,尽管不再有任何实用。去年我遇见一对来宁波旅游的美国老年人约翰夫妇,带他们去父母家玩。父亲耳聋无法对话,母亲说起父亲曾在空军服役还学过俄语,我翻译给约翰之后,没想到约翰也有在美国空军服役并学习俄语的经历。父亲知道后,突然开始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言流利地唱起一首外国歌曲。我更没想到的是,约翰也知道这首歌,打着拍子一起唱起来。唱完之后,两人更加滑稽,居然庄重地互相行了个军礼。

有一位作家说过:懂得向父辈致敬的民族将前途无量。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功利而浮躁的年代,许多人并不愿意真正沉下心来,走进时间的陈年旧影,去触摸父辈们的足印。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曾这样感叹:闭眼不看过过去的人,对现在和未来也是盲目的。如果看不到是父辈们曾经的汗水让我们落地生金,如果不明白是父辈们以行走的人生开辟了现实的道路,就必然会陷于可怕的迷失。正是父辈们奔波操劳,用血汗代价节省每一分钱,才奠基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现在,我的父亲已经是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他曾经的乌发已变得满头斑白,那是漫漫尘土染上的岁月年轮。对我来说,感恩的最好方式就是永远陪伴他,一起分享天伦之爱。父辈是面旗帜,他们的生活值得叙说和回忆。无论身处何境,在我们的头顶,值得敬畏的除了星空,永远是父辈永恒的目光。



舞台追梦

我的岳母曾是这里的园丁。
我不能说她延续了
传统的文明和温情。
强大的机器里
人人都是被裹挟的螺丝钉。

我的四岁小儿哭嚷着要在此读书,
但他的现在与未来已不在这里。
出得侧门是小镇略显黯淡的市井,
我一时不知该去往哪里。

应莎莎

新诗看台 永康日报、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象珠北街的一把旧理发椅

章锦水

该从哪里说起?
一把旧椅的岁月,蹉跎的光阴?
故人的唠叨,还是散落一地的发屑?

象珠北街的北,是一个村庄的北
或者小镇的北。
找着了北,老街才有方向。
它一路从晚清到民国,
延伸到了共和。
椅子搁过男人的长辫,女子的发髻,
琐碎的家事和社稷的嬗变。

三代的老人都在椅子上谋生。
椅子比他们老。
这是否意味着椅子是时间的主人?
今天,当我坐上它,
忽然有了塌陷在往事中的感觉。

然而,我确切地知道,
它已不再是小镇人生的坐标。
那多如发丝的旧事件,
已拉不回我的童年。
只是,一旦回望,又仿佛找到起点。

多少人从北街走出。
进门乌头宰相,出去白面书生。
走再远,师傅们都一一认得。
黑发白发,酸甜苦辣,
一把洋剪修出百年老字号的笑脸。

现在,椅子老了,我也老了。
师傅说,老手艺不赚钱,
谁瞧得起,就来会会我和老伙计,
来一次少一次,
人生在世都是客,怠慢一点莫要嫌。

象珠寿常公祠

陈星光

1
空无一人。
天井里漏下一两声鸟鸣。
一段被废弃的时光空空荡荡。

雕梁依稀可辨
前人缓慢精致生活。
只是神像的脸没了大半。
大象失去长鼻,狮子蒙了双眼。
一层层石灰
覆盖了仁义礼智信。

虚妄的时代试图扫灭一切既往。
没有了记忆的河流,我们是什么?
太阳从废墟上兴起?
我未看见更健康的人群祥和而居。

2
这里闪亮过一群群
嗷嗷待哺的眼睛
四时村塾的学生。
他们不修双仆,
应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永康瑞金医院
眼科/内科/儿科/外科/妇科/中医科
综合医院
(浙)(中)医广(09)[2016]第02-04-004号
地址:永康市东城(金港163-177号) 电话:0579-89200518/3915201

本栏目由民建会员企业永康瑞金医院独家赞助

百年山川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0579-87117752